

科普文学

我看见
你形态美妙的手
潇潇洒洒
从天边伸出来
从沙漠伸出来
从海平面伸出来
从山脊上伸出来

你这巨大的手
只有三个指头的手

神奇的手

——致风力发电机

■周丁力

抚摸天空的手
从人类智慧中长出的手
从电力工人手掌中
延伸出来的手
在天空与大地之间
描画出一幅幅
新能源的美妙风景

你的手
像一棵棵来自仙界的树
像一个个旋转着的传奇
像一处处美妙的招引
像一声声无言的呼唤
也像一篇篇美丽童话的开始

你这神奇的手
无声无息地伸展着
为亿万人类
捕捉风
捕捉电
捕捉光明与动力
捕捉闪亮的星星
捕捉美好的明天

(作者系《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》编辑,重庆作家协会会员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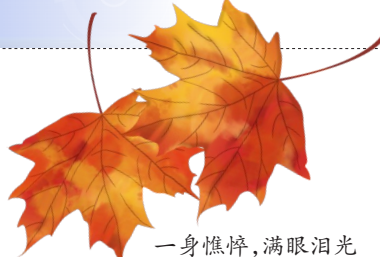


对一座城市的期盼与展望
香樟、水杉和枫树都高挑起来
红绿相携的跑道入驻了城市
千屈菜、钻叶紫菀和风车草
也从内到外转动了年轮加速奔跑
腿杆子长的枫树跑在了最前面
在深秋时已预热得红光满面
正名叫三球悬铃木的法国梧桐
热烈鼓掌
由于用力过猛

枫叶

■王行水

狗牙根、乌菘莓和吉祥草上
竟到处留下它们掉落的手掌
大多还是一半淡青一半枯黄
看得踮起脚尖眺望的美人蕉



一身憔悴,满眼泪光
幸福的人!早早出发
在金秋为自己准备好了一袭红装
沐浴着夕阳余晖歌唱晚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火车穿过城市

■兰采勇

一列列火车,拖着常常的尾巴
轰隆隆地晃动着城市的筋骨
在靠近心脏的地方,呼啸而过

或是归心似箭,或是望眼欲穿
都习惯深情地瞥上一眼
穿梭的脚步,记下了这个叫綦江的城市

他们会打开手机里的百度
念着“綦”的读音,抽丝剥茧一般
打开相关的綦食綦景,有的选择停下
有的选择带走。也有的登上火车
去广州,去浙江,去心中理想的地方
携带乡愁和思念奔跑

此时,每一个人都是一列奔走的火车
装载着诗和远方,浩浩荡荡
惊醒了城市的速度,日新月异

浅秋

■徐小飞

飘零的夜
轻抚过岁月的脸
静品香茗
那是浅秋的味道

绵绵的细雨敲打着窗棂
是你轻吻我的发髻
不停息的记忆
在故事里永远不会老去

我城池已经失尽
独愿
沉浸在你的杯里

秋叶

■许诺

一叶知秋
天气转凉
一片叶子
必须承受
被其他叶子遮蔽
秋风扫落叶子
虫子迈着步子
日日蚕食
叶子,被时间抛弃
在废墟中化成春泥
总有几片叶子
却依旧保持着叶子的样子

假期乡村游

■朱芸锋

城乡融合发展之道也开始越来越火热。一方面,是久居在大中城市里的市民,为假期休闲时间选择目标出游地,不再盲目一窝蜂地到热门景区景点去扎堆,而是更加注重亲近乡村自然,很多人愿意到乡下去感受农家生活、体验耕作劳动。另一方面,是村民在吃上“乡村旅游饭”之后,开始习惯于为了客人的需求而作出改变。比如,更加注重“农家乐”餐饮的营养搭配,不断提升农家庭院的整洁卫生水平,以及更注意为游客打造私密空间。正是“城里的人”与“乡下的人”之间的观念碰撞频次增多,城乡资源交融形成双向奔赴之势,城农文旅融合发展未来尤为可期。

在渝东南酉阳,一个曾经是“进村无路、山上无树、沟里无水、吃饭无粮、住宿无房”的“五无村”,如今却成

为不少市民游客的“打卡地”;在渝西荣昌,曾经偏僻闭塞、交通条件落后的燕子岩,如今每到节假日就会游人如织……“五无村”和燕子岩相隔数百公里,它们却有着共同的“秘密武器”,就是以良好生态吸引游人纷至沓来。补足补齐生态建设短板,不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,已然成为书写乡村振兴篇章的笃定路径。乡村产业越发展,生态底板越是要牢实;乡村文旅业态越红火,越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态环境,越是要脚踏实地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。

夕阳西下,三五游客围坐江边篝火,沉浸式品味秋日里的浪漫;凉风习习,卫星湖面星光点点,岸边弥漫起铜锅鱼汤香气……国庆假期,各地乡村旅游因地制宜打出高招,特招,为游客近距离品鉴“诗和远方”营造起诗情乡域。假期的岁月如此静好,那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富强而且伟大的祖国;巴渝乡间如此温暖,那里寄存着我们祖祖辈辈的乡愁,值得我们用情呵护,并为其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奋斗。

国庆期间,巴渝大地国旗招展、花团锦簇,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。十一假期重庆市民去哪玩?从预订情况来看,今年很多人选择城郊乡村民俗旅游。一些地方热门的民宿已经预订完了,不少乡村陆续迎来了游客高峰。

国庆长假期间,城郊乡村民俗旅游不出所料再次“香”起来,体现出农业在挖掘潜力之后,释放出特有的诱人魅力,为我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信心。国庆假期到来之前,甚至早在8、9月份,主城周边的南山、歌乐山等地民宿就开始接到预订,国庆期间多家“网红”民宿爆满一房难求。在乡下院子里,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喝茶聊天;沿着农家周边田埂,慢悠悠地走上一圈;带着孩子走进菜园里,看看翠绿的青菜、红红的萝卜,体验劳动的乐趣……国庆期间,巴渝乡村大地热闹起来,为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情绪释放机会。

随着乡村游变得“香”起来,我市

沉默的树

■李晓

我对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很多树安静地出现在我眼前,很多时候我都想走上前去,拥抱一下它们。树是有生命的植物,也是有情感的植物。

我对树的依恋,是因为树对我的清洗与灌溉。这些年来,我的一些曾经信誓旦旦的朋友,都雨打风吹过了。只有树,那么安静地、从容地、不卑不亢地站在那儿,给我内心一片阴凉,亲人怀抱一样的庇护。在一些无人的深夜,我靠在树身上,心里哀伤的、大喜的、冲动的、卑鄙的毒素,都通过树的根须漫透吸收。通过一棵树的洗礼,我的生命才发出那么苍翠连天的枝叶。

那年夏天,城市热浪滚滚,我到山上度假。白天,我看见那些伸向苍天的大树,像白云里一样寂静。黄昏时,起风了,我听到了森林里的波涛阵阵,这和我在三亚的海边,听到的声音多相似啊。人生就像梦境。有一年,我去东北

一个小山村,我看到一面土墙,顿觉眼熟,连风中飘荡而来的气味也是似曾相识的,我在那里一下怔住了。是我在梦里来过。而这些树的吟唱,我又是在哪儿听过?

山中半夜,雷电牵着滂沱大雨。我突然忍不住冲动,要去森林里看看那些大雨下的树。小时候,母亲便反复叮嘱我,娃啊,打雷时,千万不要去树下躲雨。

我站在林中山崖上的一个亭子里,闪电在天边一下点亮,这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苍茫大雨下的树,随着风向,它们波浪一样倾倒成统一的姿势,像手挽着手,像风雨中的搀扶。雨更猛了,风

也在不停地吹,我的耳边,刹那之间,传来了树发出的酣畅之声:如千军万马,像铁马冰河,似无数个小提琴的如泣如诉……最后,雨声静了,风也轻了,我走出亭子,抚摩着一棵树,它铠甲一样的树身,远比我的身世沧桑多了。

遗憾的是,那天夜里,我没有给树录音,那可是树的一曲曲“命运交响曲”。但我总觉得,我还会和那声音相遇的。

不久过后的一个晚上,一个小提琴手回到故乡城市举行了一场小小的演奏会。我应邀出席,演奏者是一个头发如波浪翻卷的中年男子,整个大厅,不到200人。在他流淌的琴声里,我沉醉了。

后来,小提琴手让我看他那把黄灿灿的四弦提琴。他让我猜提琴的年龄,我大胆地说,30年吧。他摇摇头,镇定地告诉我,200年。小提琴的木质,是来自深山里的黄杨木。浸泡和打样,做

底板,刮灰胎,上漆,备弦,上弦。一把琴的来世,就是一棵树的死亡与复活。

剩下我们两人时,他给我演奏起了《引子与幻想回旋曲》。这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。在这忧伤冥想的琴声里,我闭上眼,浮现起漫天浮动飘落的黄杨树叶。

在那缥缈的行板里,我恍然想起了山上那些葳蕤苍郁的大树。那些树,与一把琴的相遇,远比人海里两个知音的相逢,概率还要小。那些树在深山的微语和吟唱,就是等待一把转世的琴吗?即使我们每天生产1000把琴,可供选做琴的木质,在苍苍林海里,就好比一棵树在无边森林里的轻声呼吸。不能成琴木,那就好好扎根,一生一世成为沉默的树。

所以,我明白了这个道理,太多的树,它们一生的微语和吟唱,只能是俯首向心。这让我更加相信,树是有灵魂的。